平庸的权利

人生

□ 陈鲁民

报载，父亲和上高中的儿子拌嘴。父亲嫌儿子不努力，期末没考好，说你这样下去会平庸一辈子。谁知儿子毫不示弱，当即回嘴：“平庸咋了？平庸招谁惹谁了？平庸也是人生的权利！”

我觉着这孩子说得没错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平庸的人。与那些杰出者相比，也会自惭形秽，但冷静下来想想，我这样活着也挺不错，舒适自然，波澜不惊。平庸是一种权利，平庸的人虽与世无争，不愿拔尖，只要能自食其力，自得其乐，把他那一亩三分地收拾好，又不拖累他人，不危害社会，就无可指责。其实，看看我们的周围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样生活的，他们默默无闻，不声不响，工作一般，收入一般，见识一般，生活质量一般，像一棵小草一样平凡无奇。

人生在世，歧路多多。追求卓越，是一种选择；甘于平庸，也是一种选择。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，各得其所。追求卓越，固然可以成为王石、俞敏洪、雷军那样的商界巨子，可以成为莫言、刘翔、张艺谋那样的文体明星，可以成为屠呦呦、钱学森、袁隆平那样的科学巨匠，但毕竟成功的概率很小，用万里挑一来说也不算夸张。而甘于平庸，则会成为像我和周围的许多平民百姓一样，多如恒河沙数，虽无声无息，不惊不奇，对社会进步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，但也是不可或缺的，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形成的巨大塔座，就不可能有高耸如云的塔尖。

曾有一首流行很广的歌曲《小草》：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，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”据说是因为不够励志，甘于平庸，落后于时代，如今已很少有人唱起。而取而代之的是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《飞得更高》之类的励志歌曲。但整来整去，到末了，还是“小草”居多，“飞人”偏少。原因很简单，决定一个人是否平庸，除了个人选择，还有社会选择。能力、水平、机遇、环境，都有相当的话语权，不是你不想平庸就能不平庸的。

成熟的社会，不会老在讨论平庸与否的问题，更不会强迫他人不平庸，推崇人人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。你可以不甘平庸，但不能要求人家和你一样；你可以写心灵鸡汤启发别人不平庸，但不要奢望你的文章有多大作用。汉光武帝刘秀选择面南称帝，他的同学严子陵选择垂钓山野；山涛选择出世做官，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选择入世隐居；杜鲁门选择当美国总统，他的哥哥选择做一个种土豆的农夫。前者享受杰出人物的荣耀，后者享受平静生活的乐趣，幸福指数不一定就比前者低。孰优孰劣，孰高孰下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
理智的父母，也不会强制自己的子女去选择某种生活模式。学者龙应台在《亲爱的安德烈》一书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对话。儿子：“妈妈，你要清楚地接受一个事实，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。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，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。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有很普通的学历，很普通的职业，不太有钱，也没有名，是一个最最平庸的人。你会失望吗？”妈妈：“儿子，对我最重要的，不是你有否成就，而是你是否快乐。”

不知道有多少妈妈会像龙应台那样坦然豁达地接受孩子平庸的事实。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，不论你是否愿意接受，根据统计，无论如何，整个社会只有不超过5%的精英；85%的学生会是十分普通、平庸的；还有10%的孩子因为种种原因，甚至会成为接受救济的群体。

平庸是我们的权利，请尊重这种权利。你可以出将入相，功成名就；我也可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点滴

为了失去

□ 夏殷棕

在藏族聚居区，随处可见藏族阿妈和阿爸右手摇着转经筒，左手拨着佛珠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一游客问藏族老阿妈：“你们经年累月一直摇着转经筒，拨着佛珠，念着经，希望得到什么呢？”

老阿妈睁开微闭的双眼，看着游客，缓缓地答道：“不希望得到什么。”

游客惊讶地问：“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”

老阿妈说：“我们希望失去点东西。”

游客更为惊讶：“希望失去点什么呢？”

“希望失去贪、嗔和怒。”

其实，我们大都认为，做什么时一定要得到什么，比如，睡觉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体力和精神的恢复，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和修养。但是，做什么也可以是为了失去，比如，藏族老阿妈的失去，其实亦是一种得到，这才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境界啊！

——摘自《洛阳日报》

因为恐慌，所以占有

□ 琢磨先生

手机APP大部分是用不到的，只是更新时点一下增加快感。微信联系人大部分是不怎么联系的，只是偶尔点个赞以证明我还健在。电脑里搜集来的资料大部分是用不到的，只是放在那里等硬盘空间不够的时候慢慢删除。

因为恐慌，所以会占有更多。因为成长，所以会明白很多东西或人不过是萍水相逢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泱泱生息，寂寂清欢

□ 郭端艳

看到林清玄在《清欢玄想》里说“苦瓜本质就是苦的”时，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印象就是佛家所说人生七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。

林清玄一直是我喜欢的作家，喜欢他如风过草地般平顺悠然的叙述方式，还有他书中无所不在充溢小道理的禅境。

他说：“在棚架的苦瓜，放在富豪的餐宴，与鱼翅燕窝同席；或放在穷人的饭桌，与咸菜豆腐共枕，滋味都是一样的苦！”

在我读书时一直想不通为什么“生、老、病、死”都是苦的。老可叹，病可怜，还有死亡的悲哀，这些在感觉上都可以是苦的，但是为什么“生”之一字却排得苦之第一呢？生，才有阳光蓝天白云，才有笑容感动和自由；生，才能感受快乐，得到幸福。生，就是活着，活着即得所有，明明是丰盈充实的一个字，怎么会是苦的呢？

直到随着岁月更迭，在生命中浸润了一段年华后，才明白甘瓜苦蒂，苦中惜福，苦尽甘来之意。

生命就像苦瓜，无论如何新鲜通透脆嫩，都改变不了本质上的苦。与此同时，它所坚持的，最终也能成就它。中国所流传的美食，不论在高档饭店或路边排档，都有着它的一席之地。像每个生命，无论多么平凡普通，总有人为其牵肠挂肚。

犹记得自己初尝苦瓜时，只一口就眉毛鼻子皱起，实在想不到世间还有这么苦的菜。辣椒有火热的余香，青菜有柔和的口感，黄瓜浑身都水润清爽，那苦瓜呢，为什么它身为一道菜却让自己这么苦？

“不为有益之事，何以悦有涯之生？”

有对比，才有感受：不知苦瓜的苦，怎知米饭的醇香；没有一次独自跋涉，沉默的风景又怎能刻骨铭心；没有憎恶嫌恶，又怎知爱与惜的可贵与难得？

苦瓜之苦的珍贵又在于它更懂得如何衬出生命滋味的曼妙。世间路长，悲喜杂陈，滋味本就多样。除却苦涩，还有芬芳的梦想，火辣的自由，甜蜜的爱。

有选择，就有得到，就有失去。就如苦瓜的苦味正映衬出它的清爽一样，深扎地下在黑暗处无声忙碌的根须，也始终知道自己的选择能成就另一部分完全和根不同的自己：有叶，有花，有阳光，有微风，还有欣赏的目光和驻足。

“如果人生只是千古中的一瞬，苦、集、灭、道，也是无分别的事！”

如果时间永恒，流逝的是我们，那我们和一季苦瓜一秋草木又有多大分别呢？希望、奋斗、枯萎、逝去，而所有一切，最终又以另一种方式，得到延续，得到新生。

愿行走在世间与时间缝隙里的我们，“每个人都能每一餐吃得香，每一晚睡得甜，随时随地都笑得出来。”

合上手里这本《清欢玄想》前，再次打开放了书签作标记的页码，再细读一遍这用心的良言。他说：“一个生命就是一个旅店，在人生旅途中，要诚挚地珍惜，要深深地疼爱；要努力地追寻，也要保持静观；要有所敬畏，也要有所无惧。愿你旅途顺利，平安无恙！”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上山路下山路

□ 石兵

文苑

上山路和下山路其实是一条路，但因方向不同，走路的人也便有了不同的感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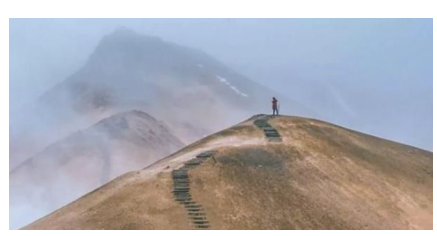
上山路上，人要抬头。山顶有花有果，也有风有雨，一个人只有昂着头，才能遥望山顶的美好风景，才能拥有愈挫愈强的勇气和悬悬而望的理想。一条拾级而上的路需要一个昂首挺胸的人。下山路上，人要低头。下山之前，已有了登临巅峰的收获满满，下山路上，一个人只有低下头来，才能看清自己脚下的路，才能更真切地感受自己曾走过的路。下山路是回归路，回归起点，亦是回归初心。

人的一生，极少有坦途安然，那些起起伏伏，不就是走过一条条上山路和下山路吗？少年时喜上山登临，中年时思下山回顾，及至垂垂老矣，上山下山都没了力气，才看清上山的起点与下山的终点看似重合一处，实则却是有距离的。那距离，便是心中所想与脚下所在，便是懂与不懂，便是知与不知，便是这长长短短的一生。表面看来，上山路的起点就是下山路的终点，但人们往往只记住了起点而忘记了终点。只因起点处踌躇满志意气风发，而终点处寂静寂寞无人喝彩。事实上，起点与终点都有各自的使命。上山时放飞自己，下山后找回自己。那座上山时在头顶下山时在脚下的山，就是生活的虚饰与本真吧，而那个时而攀登时而沉落的人，就是真实的命运吧。

没有上过山的人不知山顶的绝美与孤独，没有下过山的人也不会知晓山底的厚实与从容，只有上过山也下过山，只有将一条路的起点与终点互换，才能看清一条路的全部，才能明白行路人的真实内心。

当形式上的上山路与下山路渐渐模糊淡化，实质化的事物便浮现了出来，那是人生的方向与目标，亦是生命的品性和质量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

赐稿邮箱：dtwbzl@163.com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 电话：0352-2050272
编辑部地址：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邮政编码：037010
承印：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：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1402004000009 广告热线：0352-5105678 发行热线：0352-2503915
自办发行
全年订价：258元